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四

宋 衛湜 撰

祭統第二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别錄屬祭祀

長樂陳氏曰祭之為道廣矣大矣深矣遠矣雖載諸文辭莫可得以極其微隱也故有心有志有齊有敬有誠所以言其内者也有容有儀有法有制有禮所

以言其外者也有大小之差有尊卑之用有貴賤之分有親疏之宜有外内之辨有隂陽之殊所以言其等也有報其本有反其始有旌其德有答其功有迎而致之有送而終之有追而存之有招而合之有昧而顯之所以言其義也有尊罍俎豆簠簋籩篚宫廟垣屋之用假外物以致其誠也有牲牢葅醢圭玉幣帛明水玄酒鬱鬯燔燎之奠取精潔以復其本也在周之六官各有其屬分職典禮以奉祭祀兼六代之

禮樂取三王之沿革以成其能或經或緯不勝其密矣故作祭統總序大綱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擧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此祭統所以始於心怵而終於觀政也

嚴陵方氏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為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為主祭統則統而論之無所偏主也

山陰陸氏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則祭者其統也名之曰祭統以此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怵感念親之貌也怵或為述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為禮之本禮為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

人經常也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賔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已為之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孝子感時心中怵惕故奉親以祭祀之禮若非賢者不能盡怵惕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六典之有刑非不重也然不若禮之為急五禮之有軍非不急也然不若祭之為重禮有經

義有權經言其常權言其變五經者禮之常也可以義起者禮之變心有所怵於内故以禮奉於外而已葢以其自中出非外至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狥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石林葉氏曰禮者道所以成體故於治人為急祭者人所以報本故於禮為重感霜露之降此自外至而生於人心者亦非自外至也有惻隠怵惕之心此自

中出而反諸天道者亦未必由中出中出則盡志凡在巳者無不盡外至則盡物凡在道者無不順此賢者之祭所以受其福也

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徇於物而内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眀薦之而已不求其為者

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

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鄭氏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薦明猶絜也不求其為為謂福祐為已之報畜謂順於徳教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世人謂福為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内盡於已外順於道釋

百順之義謂心既内盡外又行善無違於道理也上則順於鬼神又廣大其順也鬼神尊故言上出則事公卿故言外不求其為者言孝子但内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其福祥為巳之報案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福故有受祿于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

禮追養繼孝者養是生時養親孝是生時事親親今既没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畜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為畜

横渠張氏曰百順之謂福和樂即是福也大抵無待於外則順自致若必待外以為樂則常是不福君子則常受福者君子盡其力以備祭又其才之能豫故祭之日尤受福也接鬼神之道無他唯和樂即是交接也鬼神之道不違乎已又無物與之交祗自已存

此心斯為接矣故當祭貴乎百順貧而直至於無以為禮而不害交鬼神誠意在故也

嚴陵方氏曰名生於實者也受百順之名以已有百順之實則神有百順之報可知雖曰非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孔子言祭則受福以是而已夫有衍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然而能順於上下或逆焉則不可謂之備能順於此彼或逆焉亦不可謂之備故曰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必

曰百者舉其多且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祿百祥稱百而已臣之盡忠子之盡孝所謂內盡於己也於君則順事君之道於親則順事親之道所謂外順於道也下又兼順鬼神而言之者亦所謂順於道也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為敬順於君長為忠又可知反覆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然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三者為備者以三者為十倫之大故也三者備矣則十

倫不期備而備矣致其誠則無偽行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薦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為也明薦與明禋明饗同義不求其為者或為已或為人皆未免乎有所為檀弓曰唯祭祀

之禮主人自盡焉耳其言正與此合追養繼孝養為事親之事孝為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絶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則孝之順於天道可知孟子曰内則父子人之大倫也則孝子不逆於人倫可知順則不逆矣不逆未盡乎順與論語於為君言難於為臣言不易同義

馬氏曰言福則未及於道言道則福從而備之矣循

於道之謂備蓋循於道則無所不備故曰無所不順之謂備

山陰陸氏曰莊子曰循於道之謂備其本一也言忠即是孝孝即是忠非兩也言以孝於親者以上順於鬼神外順於君長二事孝於親也變言孝亦以此孝經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令其言更如此言出於孝者還以為孝也唯賢者能備春秋責賢者備亦以此能備然後能祭所謂唯賢

者能盡祭之義也西鄰禴祭可謂内備雖獨豐外備而已若致其誠信以下然後能備故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其謂之明薦蓋亦如此孝者畜也臣畜君以忠子畜父以孝順於道不逆於倫若舜盡之矣書曰烝烝乂不格姦又曰夔夔齊栗瞽亦允若瞽亦允若於是為至夫以下畜上可謂難矣雖舜不能頓至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則能饗賢者具人道則能祭福者富也有萬不同之謂富故於道無所不順内既孝於親順而受福其在外也必忠於其君順而受位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本一也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已所畏也君於國長於鄉皆在外已所尊也致其孝於内則上順鬼神外順君長人道皆為備矣故曰賢者能備指其事親而言之則曰孝子指其具人道而言之則曰賢者誠者信之成信者所以有

諸已也故奉之以物忠者敬之盡而敬所以直内也故道之以禮樂以迎来則安之以樂合諸天道則參之以時孝子之心所以自盡者如此豈有求而為哉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絶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養之至則上而天道以順於鬼神下而人倫以不逆於君長亦寧神之大者歟

慶源輔氏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

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内盡於已外順於道則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言外順於物物有不可順者也能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福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前言心怵而奉之以禮者禮寓於物也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也不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以物將其誠敬也道之

以禮以禮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樂安其誠敬也參之以時以時參其誠敬也奉之以物則不為虛拘行之以禮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為勉强參之以時則發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追如追遠之追繼如繼明之繼養在事孝在心

金華應氏曰古之論福者曰降之百祥曰降爾百福曰受天百福曰百祿是荷皆謂降之於上而畀之於下此所謂福乃不求諸神而求諸己不求諸外而求

諸内故其名云備百順者即理之無所不順也盖惠迪吉從逆凶順則為福逆則為禍皆在我不在彼也誠信忠敬所謂忠信禮之本禮樂時物所謂義理禮之文理則無所不順有致福之道也心則不求其為無幸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追養者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

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鄭氏曰没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

嚴陵方氏曰以養志為上以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觀者上下見之之謂觀其順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觀其哀則不哀者亦可見矣以至敬與時皆然也

石林葉氏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為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為嚴之體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其誠信忠順皆在内者故曰孝子

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順即前所謂順於道不逆於倫也故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數與疏皆非時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

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隂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鄭氏曰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具備具謂所共衆物也水草之葅芹茆之屬陸産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咸皆也

孔氏曰自此至祭之道也一節以上言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菜醢人加豆之實芹菹朝事之豆茆菹是芹茆也又有昌本深蒲菭筍是水草故鄭云之屬醢人饋食之豆有蜃蚳蝝即蚳之類有兎醢醓醢皆是陸産故云之屬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蜩蟬也范蜂也此昆蟲之屬籩人加籩之實有菱芡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

嚴陵方氏曰既內自盡於已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

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內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為言也必曰玉女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觀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雞鳴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為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若

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内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葅與醢類也故周官屬醢人然以植物為之則曰葅以動物為之則曰醢水草之葅即七葅所謂茆葅芹葅之類陸產之醢即七醢所謂兎醢鴈醢之類然七葅又有葵葅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蠃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為三俎矣言實則葅亦非

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竒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耦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以陽物也八簋以陰物也正謂昆蟲草木為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為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為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

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祭之心也

延平周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先王以孝子自盡為不足而又有求助之禮也內盡志而外不盡物者所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者也外盡物而內不盡志者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者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其祭之心也故萃之卦曰用大牲吉順天命也

馬氏曰必夫婦親之以生事之也詩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言其有至誠以將之也又曰苾苾芬芬神嗜飲食言有至誠必假外物以將之也蓋誠不盡不足以享神物不備不足以禮神詩曰濟濟蹌蹌絜爾牛羊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也

石林葉氏曰娶妻非為養而有時乎為養所以外求助也蓋宗廟之祭君牽牲夫人薦盎社稷之祭君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為祭服故曰共事宗廟社稷

君治外而卿大夫相之夫人治内而命婦相之所謂

備内外之官也動物天産所以作隂德故參之以昆

蟲之異則陽之物備植物地産所以作陽德故參之

以草木之實則隂之物備由隂陽而推之則凡天地

之間可薦者皆其物所以盡也物盡於外而無志以

將之君子以為徒物故曰内之為尊外之為樂

延平黄氏曰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敬不盡物無

以致愛致齋於内散齋於外齋之日有所思祭之日

有所見此盡志也內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也昆蟲之實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此盡物也外心也

慶源輔氏曰自盡實難事親若曾子可也心盡而誠行則內外之官不容不備內外之官備則凡祭之事物不容不備小物備矣美物或未備也美物備矣陰陽之物或未備也至於陰陽之物備則至矣盡矣無

遺矣又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蓋其至誠無有窮已之意故云此祭之心也孝子祭親之心何有窮盡但拘於禮束於財不得自盡其心焉耳矣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

祭之道也

鄭氏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作粢

孔氏曰此覆結上文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王藉田在遠郊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注云婦人以純陰為尊故也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

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太陰故北郊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后同也莫耕莫蠶莫無也言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自親之鄭氏言純有二義一絲旁才古緇字二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緇皆作純鄭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若此純服是也若衣色可見絲文不明即讀為絲

嚴陵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為陽事故於之以耕北

者陰地而蠶爲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感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者亦以此此又隆殺之别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内皆臣妾耳有一國者百里之内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也所謂神明則與事天地之神明所稱同而與交於神明所稱

異若所謂神位神號者神之也若所謂明盥明燭者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純言服冕言冠天子言所服諸侯言所戴亦言之法鄭氏謂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非是知然者以天子宜主言郊諸侯言廟知之也荀子曰郊之麻絻一也蠶於北郊為宜詩曰南東其畝則耕雖於東郊可也桑蠶與馬同氣牛宜南方馬宜北方又蠶惡南風此所以雖夫人猶蠶於北郊歟

盧陵胡氏曰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祭不耕蠶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徳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

於神明也

鄭氏曰訖猶止也定者定其志意

孔氏曰自此至夫婦親之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

及時將祭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整及其齊也止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夫事即祀事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敬耳防以防其外之表也止以止其内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欲由中故曰止前言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為言焉此與學記引蛾子時術之所言同不為物所貳故其德精不

為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為精矣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為明禋明享焉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内是也此以時之先後為序彼以事之内外為序也解亦見彼以齊於内故又謂之宿以其宿於内也禮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此以齊於外故又謂之戒言戒於外也禮器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

心不茍慮與訖其嗜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内也若手足不茍動與防其邪物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其内

馬氏曰揚子曰存亡形屬荒絶其唯齊乎盖齊者致一以格神也夫趨舍汨心則不足以致一故齊不齊以致齊也夫唯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精者

天德之至可以入神樂則志散而誠不存故不聽樂

石林葉氏曰聖人以道極其高明則無思也無為也

道中庸則莫不思也亦莫不為也唯其有思故齊唯

其有為故戒然言齊而不及戒者以為出於思故也

君子嚴於事鬼神其戒則防邪物以治外其齊則訖

嗜欲以治内内外治則耳不聽樂而志不散也志不

散則心依於道道無形也手足依於禮禮有體也易

言齊戒以神明其德而此則致精明之德者以其主

祭祀而言則不嫌於不及神也要之精其思而已散
言其思之始致言其思之盡而又夫婦親之其敬如
此神明其有不交乎
慶源輔氏曰誠信則一一則盡二則不盡矣一而盡
洞洞屬屬則敬也敬則與天為一况於鬼神乎有大
事故有恭敬恭敬故有齊固有臨大事而恭敬弗至
者矣故其言如此變止言訖訖則遂止矣齊固不止
於此於此猶不焉他可知也君子亦何時不然必於

此言之所以致其慎且為中人以下設依於道志以道寧也依於禮非禮不動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神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與神非貳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

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鄭氏曰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齊猶戒也戒輕肅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絼絼謂䕸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䕸涚盎齊也盎齊涚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

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𥿊或為𥿋

孔氏曰外謂君之路寢内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於正寢散齊亦然但此文對㑹於大廟故云然耳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純冕純亦緇也上文已解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悉用玄冕而祭副及褘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屈

狄並立東房伏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然下文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在房謂西房也大宗主宗廟禮者亞祼之禮夫人親為之此云大宗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下云夫人薦涚水薦豆籩夫人親行也各有所明不可一揆君執紖者紖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士執芻者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也宗婦

執盎從謂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
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鄭注盎齊涗
酌周禮司尊彝文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
謂之涗酌鄭引此解薦涗即盎齊也夫人薦盎不薦
明水令經薦涗之下更言水以盎齊加明水故記者
因盎而連言明水耳上言夫人副褘則此是上公之
祭宜有醴齊盎齊但言盎略耳亦容侯伯子男之祭
但有盎齊也君執鸞刀羞嚌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

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絶亦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嚌肉以進之案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嚌之故鄭云嚌肺祭肺之屬也

嚴陵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宫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戒其期

故曰宿宿且經宿而後致齊則謂之宿宜矣若世婦言宿戒大司樂言宿縣皆以是耳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聽外治者君也故致齊於外聽内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内與祭義所謂内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内外齊於内外所以辨其位㑹於大廟所以聨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與明堂位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褘則君純冕者衮冕也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

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為純冕者以此袞冕副褘蓋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爾衛非二王之後而夫人之詩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為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為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為首飾之下故以之配禒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褘則天子之所獨猶袞之九章則上公

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褘衣為正故經未有言副揄屈者止曰副褘而已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亞祼之禮矣大宗即宗伯也君執紖則親牽之故也宗婦宗子之婦也經有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

同至於執盎則宗婦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盎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盎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盎此言宗婦執盎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涚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涚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涚矣祭義不言者略也嚌者尸所嚌之肺也嚌則嘗之也以尸之所嚌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尸必嚌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者必夫婦

親之故此結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

延平周氏曰祭義散齊於外致齊於內以廟之內外言之也此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以宮為內以廟為外盖夫人雖致齊亦不離於宮也此亦在中饋之意圭者象天用而半圭為璋示其君之於天用則全之而夫人則半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十日十干之一周氣序之小變也齊戒於一旬之內示精神亟乎氣之所周而無變也旬之

數十天地二五之合也散齊以七致齊以三皆陽剛而非隂雜也

長樂陳氏曰殷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而辨神於幽故先祼而求諸隂書曰王入大室祼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則尸入大室以圭瓚酌鬱鬯祼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祼其祼尸也如祼賔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

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考之於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宗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祼也行人曰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諸侯有祼而卿無祼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

祼者此也禮書

山陰陸氏曰亞祼非獨容夫人有故攝焉亦容宗伯亞夫人祼蓋二王之後三祼君一夫人一大宗一

馬氏曰言士執芻則後於君言宗婦執盎則先於夫人者蓋芻所以用於迎牲之後而執盎必居於薦之前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四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五

宋 衛湜 撰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内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内樂之之義也

鄭氏曰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

尸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葢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内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緫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緫干亦與竟内樂之古者人君之於廟饗耤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為祭

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
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
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
互相備也言總干固知其為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
所言同於天下樂之與竟内樂之言與天下竟内共
樂皇尸也揚子曰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
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與鳧鷖又稱公尸
何也鳧鷖蕪神示祖考而言之也故曰公尸公言衆

之所共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而已

延平周氏曰有天下者能持盈守成有一國者能保宗廟社稷則祖考固已樂矣又況冕而總干躬率羣臣以舞者哉然則天子之祭如是抑見其與衆樂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得天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故舞與天下樂之諸侯得百姓之驩心以事其先君故舞

與竟内樂之冕而總干大武之舞天子之禮也諸侯用之則為僭豈魯之得用者與

金華應氏曰比干杖鉞乃武王臨陣之容朱干玉戚為大舞象成之樂祭而用之於宗廟既以顯先王之功舞而象其形容又欲使子孫知締刱之艱難而毋忘於持守故舞佾非不廣綴兆非不備而君必親執干戚就舞位所謂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因其事而原其初豈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先曰親執干戈

而後獨云總干者以干長於戚而成列可觀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樂皇尸也所以悦祖考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必冕而總干者祭先聖先師而用之猶祭之因以樂皇尸也魯之有是舞以周公佐武王伐紂周旋軍旅之間因以歆其神靈也皇大也皇尸猶皇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

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氏曰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

孔氏曰此一經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此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内志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

於外物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内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内志殷重此等亦殷重矣𥡴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延平周氏曰芬芳之氣足以下達莫如祼自然之聲足以發德音莫如升歌武功之所自成者莫如武宿夜此三重者君子假之於外而增之於内者也蓋君子之於祭也内則盡志外則盡物物雖可以增其志

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矣故君子以自盡為主

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廟之所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祼所以求隂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隂而尚臭也故重祼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樂故謂之大武獻有九而祼其一也故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内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

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以承其志於內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長樂陳氏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祼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於下管象舞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為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為然若夫夏商之

禮則獻不必重祼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内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内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於内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

山陰陸氏曰詩曰會朝清明所謂宿夜前此一夕也

假於外以增君子之志茍脩諸外能有所增焉耳荀子曰假輿馬者致千里然其所謂本者真也所以明重者神而明之在我者也

講義曰鬱鬯聲音于戚是假於外物耳而其輕重則在人之志焉志重則寓於物者皆誠也烏得而不重志輕則是數者皆虛物爾何重之有哉唯誠其志以重其内尊其禮以重於外如此則薦於皇尸神其饗之是乃聖人所貴祭祀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與志進退與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意同輕其志而求外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故君子必身自盡以明其重然則所謂三重者亦非自能重也必身自盡而不道之以禮猶為未盡也猶非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

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鄭氏曰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進當為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餕乃徹之而去所謂自畀至賤進徹或俱為餕

孔氏曰自此至觀政矣一節明祭末餕餘之禮自求多福恩澤廣被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

餕即是克有終故引古人之言證餕為美也餕其是已已語辭也又引古君子之言證餕義餕者人餕尸之餘也然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也惠術也言尸餕是施恩惠之術法能施恩惠者即其政善故云可以觀政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餕君之餘也諸

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于堂下百官餕訖各徹其器而去之

嚴陵方氏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餕每變以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謂中

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矣爾雅曰謖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謖者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謖言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有司篇皆言尸謖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餕者祭之末不可不知著此雖末其他或不知可也惠術也可以觀政言凡惠術此而已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君起變謖言起是起也非謖也坐

而起為諛君初非坐者也百官進徹之進而後餕餕而徹焉百官益卑矣

石林葉氏曰餕雖為祭之末亦為祭之始薦獻以饗鬼神以饗尸則是尸所以飲食乃餕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惠既以及尸而君卿大夫士每變以衆則衆所飲食者乃餕尸之餘此謂祭之末終始皆餕則惠之術施矣先王祭而惠及下者如此為政之道亦何以加之乎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

於臣道也於大夫與士而言貴賤以爵至於士而止

也於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别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

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

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

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

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

故曰可以觀政矣

鄭氏曰鬼神之恵徧廟中如國君之恵徧竟内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恵於竟内也

孔氏曰興起也初餕貴而少後餕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恵之道亦當然也故云興施恵之象餕之時君與四卿用四簋之黍欲見其恩恵脩整普徧於廟中也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為陰厭之祭故也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

知以四簋而脩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内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餕臣下後餕非上有財物積重不以施惠使在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餕見之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由祭祀之餕見其恩逮於下之理

横渠張氏曰廟中有竟内之象聖人無一事不示之教雖一身猶無限見法度況一廟中餕必不以祭器而食人不欲以神明之器而褻用又難使上下同器

而食餘餕聖人因祭而設教也執事至晏朝則固已饑矣故廟中而食其餘

嚴陵方氏曰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餕特由餕見之而已故曰象見乃謂之象也四簋之黍未為多也特取其脩於廟中故爾廟中之惠未為大也特取其象於竟内故爾諸侯廟中為竟内之象則天子廟中為天下之象可知餕之為禮所由來尚矣諸侯特舉而行之使勿壞而已故言脩焉祭之為澤幽足以及乎神

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上有大澤則惠及下則主人言之也由其先後有序上下有等顧上先下後耳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凍餒之民也周官職歲言以叙與職幣授之亦此之意由餕而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矣積重與老子所謂重積德之重積同言所積雖多而不能散也夫人與考工記所謂夫人能為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顧蓋有但意

講義曰先貴後賤是有貴賤之等而自寡及衆施惠之道然也見其脩於廟中脩猶行也謂施惠之道行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鬼神之惠徧行於廟中猶國君之惠徧行於竟内也然則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國君有財不獨利之使民共之待於下流者知惠之必將至初未嘗擅為已有也豈非澤之大者乎由餕以見政固其宜也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

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鄭氏曰為物猶為禮也興物謂薦百品崇事崇猶尊

也必身行之言恕已乃行之祭者教之本教由孝順生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内外俱兼脩之於已然後及物是為政之本也祭之為物物為事物所行皆依禮故為大與物謂興造庶羞百品皆足故云備矣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是備也聖人設教唯以順以備故曰教之本與祭既順備可為教故人君因為教焉外教謂郊天内教謂祭宗廟外教尊君長

故諸臣服從內教孝其親故子孫順孝人君身自行之盡其事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上所施於已已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下所施於已已所憎惡則不得以事於上非諸人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已已以為非是非於人已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已也若如此非政教之道言為政必由於已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順之至也

長樂劉氏曰上經以祭明人君為政之道此經以祭明人君為教之法政也者正其身而後正於人者也教也者行於已而人傚之者也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祭以為教而民服從者也故曰祭之為事大矣其感動民心而忠孝百善生焉是所興之事備也順民之性而備其百善者莫大乎祭非所以為教之

本歟是以聖人盡其性以為道脩其道以為教端其義以先民而教生焉是以為之臣為之民者雖未率性而忠恕之道行矣

嚴陵方氏曰為物大者祭之體也與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為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為備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為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君長内教以孝其親教以

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則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且祭所以嚴上固足以教之尊君長祭所以追養固足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也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於社稷亦言順孝者與祭義言孝之至也同義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蓋事上使下臣之事

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為主下之事上以情為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茍非諸人而行諸已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為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石林葉氏曰祭者所以順備自內而興物則凡在已

者無不盡是之謂順自外而興物則凡可薦者無不
在是之謂備内順而備其教達於天下教之以尊親
則生而知愛者也教之以尊其君長則生而知敬者
也尊於君長則諸侯服孝於親則子孫順孝為仁之
本則人道盡矣故曰盡其道尊其君長則義而已矣
自上倡之則曰端其義先王之教所因者本也不因
其本而强以使之則人不從故祭於親而順以備教
之本也廣其順而因諸已以施諸人教之道也本言

其所自道言其所成

金華應氏曰為物指其事與物指其具與舉也餕及於賤可謂備矣

講義曰君子之教人外則順於君長内則孝於其親誠以君親無二道事之一本於順而已順者人心之所同君倡其順於上則人安其順於下故明君在上不勞施為而臣自服從尊事鬼神而子孫自順孝矣君既自盡其道又正其義於天下則教自此生矣非

諸人行諸已非順矣不可以施於人況於事君乎不可以事君又可以事神乎必由其本身自順也身順而天下順豈非順之至乎

慶源輔氏曰君臣父子人之大倫教莫先於此也君之明者無不順也道不盡義不端雖欲教人人不從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

焉見夫婦之别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孔氏曰從上雖云祭其事隱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

長樂陳氏曰祭所以交神於無而寓理於有致禮於幽而興物於明故其為名則一而其為倫則十此其以神道設教也由其父子之倫則有親疏之殺由其

貴賤之等則有爵賞之施由其親疎之殺則有夫婦之别而終之以長幼之序由其爵賞之施則有政事之均而終之以上下之際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五者皆内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皆外之倫也内之倫則主於仁外之倫則主於義仁必推而達乎義義必反而濟乎仁此所以内外交著而後相成之美盡矣

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

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疏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内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為主故於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惠之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石林葉氏曰祭祀以祭鬼神為主故先言事鬼神之道道言其洋洋在上妙而不可體也鬼神無形而立尸以祭者安之也尸在廟中則全於君在外則全於臣故次之以君臣之義義言其有權也雖有内外之别而所為尸者子行也以父而事子則不嫌於自卑故次之以父子之倫倫言其理之所在也入以明父子則足以致親致親不可以無尊卑故與為獻酬者以五七而終久故次之以貴賤之等等言其有節文

也貴賤有等而昭穆不可以不辨故次之以親疏之殺殺言其恩之有降也親疏有殺不可以不知其所自出故凡出命者就於大廟則次之以爵賞之施施言恩之廣也自交鬼神之道至於爵賞之施則愛敬以備而所以事鬼神者必夫婦親之故次之以夫婦之别别言其獻異位也薦獻至於餕則祭將畢矣必及於賜爵故族姓以昭穆爲齒則次以長幼之序序言其先後有次也賜爵雖及於族姓而惠未廣達其

惠至於賤吏皆得餕而食則上下交矣故次之以上下之際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鄭氏曰同之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詷共也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䰟氣同歸於此故夫婦

共几鄭註以某妃配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也故鄭註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云同几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饋孰酳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以總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暫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也祊謂明日繹祭而出廟

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故鄭云索祭也

横渠張氏曰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又曰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何如此未易處

長樂陳氏曰人道則貴别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

而祭則同几也同几所以依神然此依神而已而未至乎交也故詔祝於室所以交神於陰而出乎祊所以交明於陽故曰交神明之道

嚴陵方氏曰生則出乎一而辨故生則異室死則反乎一而安故死則同几鋪筵設同几使神有所依且神無方無方則無體所謂依者人依之而已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石林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祊則在門外几筵祝祊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慶源輔氏曰鋪筵設同几無所不備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無所不盡為求神也依之備其物求之盡其誠所以為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

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孔氏曰此經明第二倫君臣之義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嫌君猶欲自尊故不迎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解别嫌事也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為

臣之道故云疑於臣尸若在廟則君父道全也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君若出廟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是疑於君入廟門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令君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長樂陳氏曰尸卑於廟門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内君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内尸之為體貴其尊

之而不卑君之事尸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别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以君而迎牲可也以君而迎尸則嫌於以君而迎臣

嚴陵方氏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内以神道為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為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别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

爞而爞亦疑之所積也

講義曰夫君為尸屈而尊卑之間尚有疑焉非尊事鬼神之道矣故曰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全尸之尊全已之卑使無疑也以君之尊而執臣禮以事尸如此則凡為臣而事君者宜如何也故以此明君臣之義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鄭氏曰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

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孔氏曰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主人為欲孝敬巳父故北面而事子行之尸則凡為子者豈得不自尊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少牢特牲禮尸皆在室之奥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鄭知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當朝事也

伊川程氏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以不思也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延平周氏曰昭穆之不可亂天理也故為尸者必順昭穆之列然以已之子而為父之尸則已北面以事

而忘巳之為父者以其為父之尸也亦所謂斯須之敬矣

長樂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為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為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

嚴陵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

止以父子為倫焉而特言祭之道者以此

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已子則疑於無别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鄭氏曰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太夫士祭三獻而獻

賓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也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賔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瑶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賔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

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鄭註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賔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賔時節不同案有司徹下大夫不賔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賔其上大夫別行賔尸之禮與此異也

長樂陳氏曰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瑶爵至於士則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

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酳之故也卿以下言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後獻則間之者隆殺之別也間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竒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瑶爵正謂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煇胞翟閽者皆是也皆以齒者同爵則尚

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甲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為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甲言之

山陰陸氏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酳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於是獻卿歟先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尸一飲即獻卿非其差也瑶爵散

爵不言洗略之也

新安朱氏曰古禮於今實難行當祭時獻神處少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盡是人自飲了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賛衆賔等交相勸酬其繁且久所以季氏祭繼以燭有聖人者作整理一過必不如古人之繁但倣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

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鄭氏曰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来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五倫親疏之殺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是無亂也祭太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来耳各以昭穆列在廟是不失倫類也殺漸也示親疏有漸也

延平周氏曰有事於太廟言禘祫也

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别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逺近長幼親疏逺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逺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别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

爲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鄭氏曰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六倫爵賞之施爵表德禄賞功

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

命也君尊尚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

鄭知一獻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是也

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禄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以

明父子之賢也明乎祖父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遜故曰爵賞之施

嚴陵方氏曰爵者錫之以名禄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禄有功亦從其類也

史則掌書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稟則非君命也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由君右焉非重史也重命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雖在廟中亦必南嚮者示其向明而

聽天下爲不可易也臣雖在廟中亦必北面者示其荅於君自北始

山陰陸氏曰一獻謂始獻爾始獻即發爵賜禄不嫌烝者重策命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

講義曰周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禄則爵所以表有德而禄所以報有功然爵禄者非人君所得而私君既於廟命之則受之者可不歸而釋奠於其廟乎如此則君必不敢以爵禄私諸人而人必不敢以君之爵

禄自私而授受之際皆知有所本矣

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陳賓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六

宋 衛湜 撰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鄭氏曰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七倫也此謂上公夫人故副褘

也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尸酢夫人則執雀尾夫人受
酢則執爵足夫婦交相致爵其執之不相因故處襲
因也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其爵特牲更爵酢鄭
註男子不承婦人爵是也鄭註執醴授醴之人者謂
夫人獻尸以醴齊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
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
長樂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則在房
者西房也而此言副褘立于東房何耶葢婦人貴於

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受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别

講義曰先儒謂爵爲雀形以尾爲柄恐非是爵之柄下有三戈足則戈也以豆觀之校爲柄乃中央直者則爵之柄亦指中央矣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

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鄭氏曰殷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

孔氏曰此經明第八倫殷質賤肩之薄故貴髀周文

賤髀之隱故貴肩凡前貴於後據周貴肩言之助祭者賜之俎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示均平也功立由於分俎人君不可不知人君欲為政教必須如分俎均平也前體臂臑為貴後體膊胳為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為貴脡脊横脊在後為賤脅則正脅在前為貴短脅為賤故鄭總云之屬以包之鄭不云肩者以周人所貴故略之

長樂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為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嚴陵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大而豆小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坊記觴酒豆肉是也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夫祭以饗神之主然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

骨所以明祭之有惠而已惠可以觀政患不均耳故
惠均則政行有政則有事有事則有功功所以立由
惠而已故曰不可不知
講義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則無不滿之
患故人樂於從上之政令趨事赴功唯上所欲爲矣
此事所以成功所以立也使爲政者惠下必均有如
均此俎則何患事功之不立乎於餕可以觀政爲俎
見政事之均善爲政者不可不知也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鄭氏曰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孔氏曰此經明第九倫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衆兄弟子孫昭為一列穆為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甲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鄭知賜爵為酬者以獻時不以昭

穆為次此列昭穆故知為酬也

長樂陳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隆於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嚴陵方氏曰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

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鄭氏曰明足以見之見此畀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畀者也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

舞者也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孔氏曰此經明第十倫畀與也煇胞翟閽四者皆是
賤官祭末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明謂君德昭明
足以見惠下之義仁謂仁恩能賜與於下也作記之
人見周刑人守門又何恩賜與之故明之云古者不
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得恩賜也際接也謂至尊與
賤者其道接也韗人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鞔之以為
鼓故註云韗磔皮革之官也

長樂陳氏曰夫知及其大而不周其小不足以為明愛及其貴而不周其賤不足以為仁唯有德之君於煇胞翟閽之吏其明足以見之而無所遺其仁足以與之而無不徧則惠下之道斯盡而竟内之民所以無凍餒也

嚴陵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為異歟惠下之

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唯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無能行此

延平周氏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指夏殷而言也周之法墨者使守門而四夷之隸亦使守王宫蓋當時之為守衛者皆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又兼以刑人與四夷之隸則其勢足以相持而不至於為亂是又使刑人與四夷之隸者皆有所養則是亦先王之仁

也

石林葉氏曰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煇胞翟閽又賤於羣有司明足以知其賤而用之仁足以惠其賤而畀之則上下至矣自上下以及長幼皆曰惠以其賜爵飲食以是名之也自夫婦以及君臣則皆曰明以其薦獻酬酢有所辨也至於政事則見而已矣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隂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隂之盛

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祭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隂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鄭氏曰謂夏殷時禮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爵命屬陽國地屬隂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亨時則始行小刑也

孔氏曰自此至為民父母一節明祭祀之重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祭在秋隂功成就故為隂

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記者又引前記之文云嘗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以賞對刑為文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也

嚴陵方氏曰春礿夏禘以飲為主故曰陽秋嘗冬烝以食為主故曰陰祭有礿禘猶生時有饗祭有嘗烝猶生時有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夏始為盛乏故於秋已為盛矣以其為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

禘嘗若平秩南訛所謂夏政也若平秩西成所謂秋政也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義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陰義發公室為因其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草艾則墨者因其時殺而順之以行刑也弗敢草亦謂艾之也猶采桑謂之桑㪺刑有五墨最輕以始行刑故用輕者也

金華應氏曰代天爵人猶之天爵故於禘之陽分地與人畫為田邑故於嘗之陰秋政若省斂斷刑皆是

其施罰也則必草已艾而後施墨刑之輕者未發秋政則民亦弗敢草焉雖一草之微不敢非時而斬艾之故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愛而非人踐之也

石林葉氏曰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隂隂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隂終於冬

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有田邑致刑則為秋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為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為主仁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

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鄭氏曰全猶具也濟成也發謂機發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為子孫涖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

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

孔氏曰義以濟志言禘嘗之義人君明之所以成就其志義者是人君衆德之發也人君道德顯盛則念親志意深厚若能念親深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則其志恭敬民之子孫皆化於上無不恭敬其親矣雖使人謂君有故使人攝之君能恭敬則不喪失其義也若人君志意既輕疑惑於祭祀之義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

嚴陵方氏曰此非五年之禘其禮雖小以陽之盛其義大也君以道揆禮故曰明其義臣以法守禮故曰能其事義寓乎禮志存乎心苟有是心而無是禮亦不可以徒行故義所以濟志也濟與可否相濟之濟同有是義以行是志非有德之人則不可以苟作故曰諸德之發也以諸德之發故德盛者志厚以義者所以濟志故志厚者義章所得不盛則所積不厚所積不厚則所成不章章猶文之成而可見也竟內必

以子孫為言者以祭所以事祖考故也禮固所以為義而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以義之所可故也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於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故也

山陰陸氏曰禘嘗之義大矣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志厚者不造微不臻極不止也竟内之子孫謂其子孫受邑在其竟内者

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内不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内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敬愛於親則雖不身涖之葢猶祭也孔子嘗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以其無義而已矣不知祭之義則内不得與其親其使人祭也何以為敬乎

講義曰君明其義然後能任其臣臣能其事然後能任君之事以有故不得已而使人宜若不如身親之為愈也然雖使人也而於禮無闕於德無虧者君明其義故不失其義也君而不明其義則雖身親之亦何足貴乎德由志而發志以義而成自然之符也祭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者人君躬行子孫之道以事其先則凡為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使民則如承大祭以其敬也不足以為民父母而於祭之不敬

見之其以此乎

馬氏曰元后作民父母故曰竟内之子孫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鄭氏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於下也烈業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謂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所以教後世

孔氏曰以前經明事親致敬自此至所恥也一節明稱揚先祖之美論謂論說譔謂譔録言子孫為銘論說譔録其先祖功業勲勞慶賞聲名著於天下者也

酌之祭器酌斟酌也祭器鍾鼎也有聲名徧於天下則斟酌列書著於君之鍾鼎也又自成已名於先祖銘下也以祀其先祖謂預君祫祭也禮功臣既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祫令先祖被銘預祫是尊其先祖也顯揚先祖以下釋所以必銘義也

嚴陵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為此也亦因有所寓而已若

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鍾以至王之大常廟之金人几杖杯鑑皆為銘焉其所以自名之意則一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序也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而不盈也祭器即鼎也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上足以揚先祖之德下足以成已之名故曰上下皆得

馬氏曰銘必自名然後可以稱其先祖故曰銘者自名也夫銘可以自名而非孝之心雖然苟志於善而

欲自成其名者先王猶不廢也

廬陵胡氏曰自名謂已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名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酌猶酌古之酌祭器鐘鼎言刻先祖功善於鐘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已名於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已名何以為孝子比次也銘其祖而身名成焉是身比也

石林葉氏曰銘者刻於金石而銘其祖考之美以示後世雖有惡焉亦孝子慈孫所不稱也葢唯賢者然後能此不賢則知惡必著於天下故曰爾尚葢前人之愆唯忠唯孝忠孝之道唯賢者能盡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德言其得於身善言其生於心功見於王曰勲功列於事曰勞慶賞在君聲名在人皆列於天下者也然必酌之祭器者葢烝彝鼎所以饗祖考之器名其美於上酌以饗之則祖考之德顯

而孝道達矣故曰崇孝自著其名於下而身得以比焉故曰順示天下之子孫不遺其親之美故曰教上以顯親下以示教皆得考於銘則君子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上下而已

延平周氏曰名之曰幽厲者天下之公義也故孝子慈孫雖欲改之不可得也自名先祖之美而不稱其惡者一人之私恩也故孝子慈孫為之可也德盡人道者也善人道之始也功者有所興造烈者有所陳

肆勲者言其達於上勞者言其營於下功者不若勲之大勞者不若烈之著德善者言其成已者也功烈勲勞者言其成人者也慶賞聲名者成已成人所終始者也一物而三善得者於銘有之蓋銘者主乎論譔先祖之德而孝也順也教也自存乎其閒矣

講義曰為先祖者豈能一無不善而銘之所稱特取其美而惡則為之隱者蓋孝子孝孫之心其欲崇其祖考者無所不用其至況其有美詎可掩哉此銘之

義稱美而不稱惡而君子不以為私且謂賢者然後能之也又況德善行於身功烈勲勞著於國慶賞為君之所報聲名為人之所歸是其美固已布列於天下矣則夫酌取其所宜稱者為之論譔以銘之祭器而施之祀事之間其可後乎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稱揚先祖非崇孝乎祭義曰士庶人有善歸諸父母所以示順也明示先祖之美於後世使子孫有所取法承其祀者覿之竦然動心肅然

改容仰思其先退察於已必其於無愧矣非教乎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鄭氏曰美其所為美此人為此銘也

孔氏曰造銘唯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已順行又垂教來世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為謂已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

之美也爲之者謂爲銘之人明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著先祖之銘知足以利已得上比先祖也備此三事所以爲賢又不自伐是爲恭也

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爲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

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
延平周氏曰美其所稱者功德而已美其所為者明足以見仁足以與知足以利然後能為之也合是三者則賢矣既賢矣而守之以無伐可謂恭者也
廬陵胡氏曰上揚祖下成已善行也所稱所為上下皆得也見見祖美也與猶許也已仁故上許與之銘其祖也利者義之和謂義當得此銘也賢而不伐目下事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宫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

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鄭氏曰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德孔悝之立已依禮褒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也叔舅公為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謂成公為晉伐出奔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宫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歸京師寘之深室

也射厭也言莊叔奔走至勞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獻公衛侯衎成公曽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者成叔之曽孫文子圉即悝父也作率慶士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也

若纂乃考服若猶女也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對揚以辟之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先祖之德也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此衛孔悝之鼎銘者言銘之類衆多略取其一以言之也以重其國家如此言如莊公命孔悝之為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也

孔氏曰案哀十五年傳蒯聵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刧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徳孔悝之立已也夏之孟夏是周之六月也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故鄭註至於大廟謂禘祭也案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公曰至休哉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成公為晉文公所伐及殺叔武並見僖二十八年左

傳然左傳無孔達事傳文不具也襄十四年左傳衛侯出奔齊是成公亦失國也奔走無射言孔達隨難漢陽及成公即宫於宗周常奔走無厭倦也興舊嗜欲言孔悝之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所欲為也休哉言功德休美悝拜至彞鼎明孔悝拜受君恩言已光揚先祖之德勸行君之大命著於彞鼎也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彞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比先祖也

嚴陵方氏曰叔舅蓋莊公尊孔悝而稱之與曲禮天子稱異姓之牧曰叔舅同宗周西周也其地則豐鎬也宗廟所在故謂之宗周成周東周也其地則洛邑也以王道成於此故謂之成周然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鎬皆西周爾豐謂之宗周以文王廟在焉故也鎬謂之宗周以武王廟在焉故也召公所卜者洛之上都周公所卜者洛之下都皆東周爾謂之成周者特下都也前則頑民之所遷後則敬王之所遷者是

矣而上都則謂之王城焉前則九鼎之所遷後則平王所遷者是矣自敬王遷都之後止以成周為東周而西周為成周蓋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故也衛之所宫者王城而此謂之宗周者自平王遷於此至莊公時宗廟亦在焉故也啓右者非特左右以助之而又啓道之也纂乃祖服者繼汝祖事也辟蓋辭遜之也對揚吾君之休而不敢自當焉故辟之也大命即大事也施於烝彝鼎者施其銘於烝祭之二

器也祭器必以彛鼎則與震之守宗廟言不喪匕鬯同義葢匕所以載鼎實彛所以實秬鬯故也彛之祼足以感神於幽鼎之亨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為至矣銘於彛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勲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同義彛亦有銘止曰鼎銘者舉重以該之也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

與之也為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金華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嗜欲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慶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同用故慶雲謂之卿雲先世纂乃祖服令又纂乃考服者世濟其美也銘出於孔悝之意而以為公所予者示不敢專也猶魯之作頌必請於周既銘功必請於君也對答

也勤大命者殷勤重大之命也烝為冬祭而彛以薦酒鼎以薦肉則所用之器既曰對揚遂以君命施於祭器也

馬氏曰周官司勲職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蓋銘於鼎所以久其傳於神銘於大常所以示王之瞻視而不忘也先王之善善如此祭必於烝者以烝所以告歲功之成而示其功與歲功同詩曰綏我思成亦言祖考之成而祭之也

山陰陸氏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鄭氏謂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然經引此猶詩斷章取義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此言知不足以利之孟子曰無若宋人然宋人揠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新安朱氏曰方馬二解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為句極是辟乃

君也以君之命銘彛鼎

講義曰衛孔悝之立莊公特廹之於其母與渾良夫之刧而莊公非令徳之君亦何足道而記禮者引其銘以稱之何也蓋其人雖非其銘是也特引此以見所以為銘者大體如此故有取焉耳然自其先皆能援其君以反國其亦有功於社稷乎

延平周氏曰鼎所以事先祖銘所以顯先祖於其所以事者而有以顯之則先祖之所以饗也鼎以養人

而有功德者以養人為主故銘之將以著其能養人也且又欲其為子孫之所觀法而寶之不至於傾覆此銘之所以必於鼎也然古之人圖神姦必於鼎而銘功德亦於鼎可乎夫圖神姦者所以示人而銘功德者亦以示人則其於鼎也宜矣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

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鄭氏曰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不廢不廢其禮樂也重猶尊

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勲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諸侯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祫祭在秋大嘗禘在夏用天子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屬所以為大嘗禘也經云八佾以舞大夏舞大武不顯佾數則知亦八佾故鄭云互言之

至今謂作記時也

長樂陳氏曰禮以祭祀為先樂以歌舞為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姒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

天子之樂雖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於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為僭矣孔子曰吾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嚴陵方氏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内禘禘為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為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四

時之祭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禮為尤盛也故閟宮之詩言秋而載嘗者以是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祭義言嘗無樂燕居中庸言郊社禘嘗皆此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合而為六十四焉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隆殺以兩而已言舞大夏如此則大武可知康周公者康猶褒之也命之者成王爾而上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曲禮曰外

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内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以
郊社為外祭何也以天地為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内
外言其事以神人為别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内外
言其祭焉
山陰陸氏曰言康王嫌獨成王之意以明周公用天
子禮樂為宜故賜之以重祭據此成康視公與祖考
無異公亦何嫌於彼哉大嘗禘言禘在下著非大禘
也長發大禘祭天也言大以用天子之禮樂言下而

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言下管象嫌歌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位下管象同作也仲尼燕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以不嫌遠也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則大夏有干戚焉其於大武者一階舞文一階舞武故曰大夏文武備若干舞無羽也羽舞無干也是之謂小舞即大舞干無羽者春秋傳曰將萬焉而問羽數於衆仲毛詩傳以干羽為萬舞是也然則舜舞干

羽于兩階亦武舞也而曰誕敷文德者格以武舞是乃所以為文也以人臣所不能為之功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之謂康

河南程氏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乃所當為也子道亦然唯孟子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曽子者可也未嘗以曽子

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六